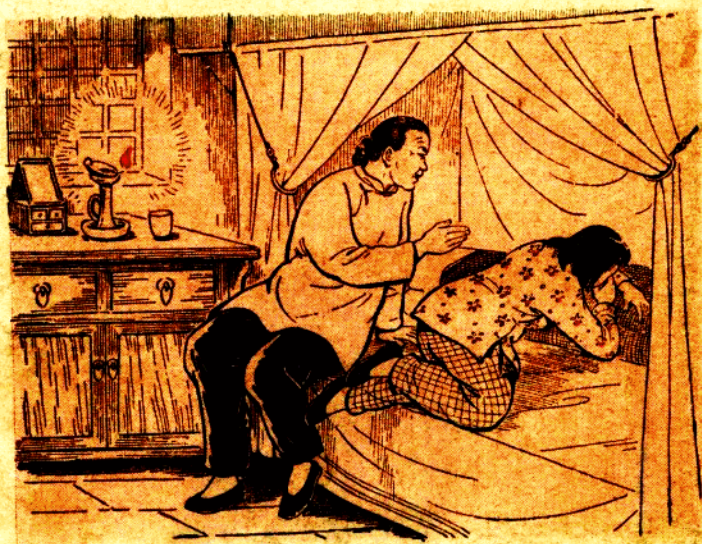


逼 嫁

李 樞 著



上海廣益書局出版

目次

一	逼嫁	一
二	結婚	七
三	窮親家	一一
四	懶婆婆	一五
五	我明白了	二〇
六	碎嘴兒	二三
七	獻田	二七
八	土改夜校	三四
九	鬻泥	三八
一〇	最前的一張學桌	四一
一一	「一貫道」原來如此！	四六
一二	沒想到也有今天！	五〇

逼嫁

趙家莊上有一對愛好勞動的青年，一個是小藍，一個是大鎖。

小藍今年整整二十歲，長得不高不矮、不胖不瘦、圓圓的臉蛋，一對葡萄似的眼晴，真是討人歡喜。一提起小藍，沒有一個人不說是個好閨女，特別惹人喜歡的。是她的一手好莊稼活，婦女們在一起變工的時候，誰也比不過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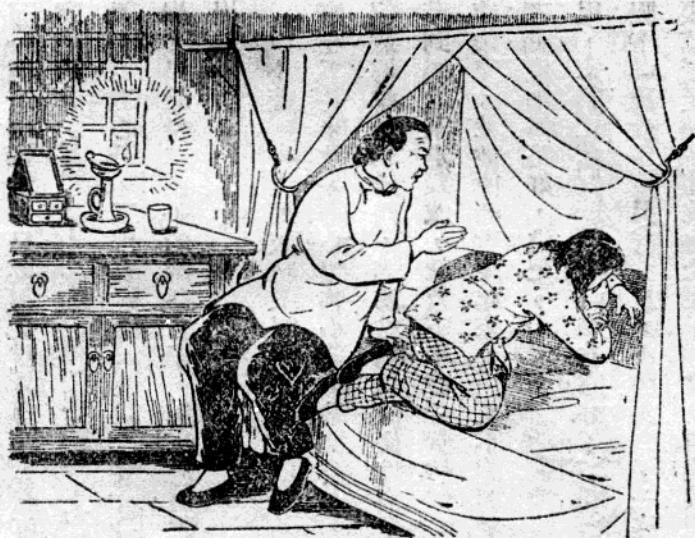
大鎖比小藍大兩歲，長得又壯又結實，好似一頭小犍牛，濃眉黑眼，一看上去就知道是一個莊稼好漢，在生產運動中能起帶頭作用，現在已是村裏的勞動模範了。

小藍和大鎖從小在一起長大的，向來就要好得很，大了不好意思在一起耍了，也就慢慢地疏遠了起來。現在他倆都是村裏的積極份子，在生產運動中，開起積極份子會議來，總要碰頭見面，小組討論時，他倆又是編在一個小組裏，接近的機會一多，感情也就越感親切了，愛的要求在兩個人的心裏都在不斷地滋長着。

小藍媽是個封建腦袋，平時就擔憂着閨女大了，可不要在外面拋頭露面的，鬧出什麼笑話來丟人，心裏早想給她找個婆家，可就找不到一個合意的人家，這宗心事落在她這封建腦袋的身上已够沉重的了，誰知道，小藍和大鎖相好的消息，終於從封建的婆婆媽媽的嘴裏，瘋言瘋語地聽到了她的耳朵裏，氣得她飯不想吃，事不想做的好幾天。這件事情後來被小藍的姨表哥打聽到了，真是喜出望外，自己的老婆剛死了不久，正需要找個補房老婆，馬上找了個媒人去說媒，小藍媽一聽她姐姐要小藍做媳婦，心裏想，這門親雖然是個補房，可是親上加親，閨女要少受很多苦吧！就這樣答應了下來。

當天晚上小藍家裏鬧了一通夜。當小藍媽說出了這件事以後，小藍就倒在床上嗚嗚地哭了起來，她媽走到床前安慰她老半天，誰知道小藍一咕碌爬起來，沖着她媽說：「你答應，你嫁過去，我不去。」這一說又惹得她媽哭了一場。

第二天，天剛麻花亮，小藍就爬起來去找大鎖，這時候大鎖正提着糞筐走出大門，迎面看見小藍，心裏很奇怪，爲何小藍這早就起來，小藍三步兩腳已經走到大鎖跟前，一把拉住了大鎖，「走！有件要緊事談！」大鎖跟着小藍走到村頭一棵



小藍倒在床上，嗚嗚的哭起來了。

大樹下的石階上坐下來了，小藍臉紅了半天，好容易從牙縫裏吐出了一句話：「我媽把我許给了我姨表哥啦！」大鎖的神經立刻緊張了起來，兩眼望着魚肚色的天空，嘴裏不自主的發出了「噢」的一聲，兩個人都沉默了下來，誰都清清楚楚地聽着對方呼吸的節拍。還是大鎖開口問道：「你答應了嗎？」小藍說：「沒有。」大鎖心才放下來，說了聲：「好！」小藍說：「兒大由爹，女大由娘，我們還有什麼法子呢？」大鎖說：「上次我到區上去開勞模大會時，聽說毛主席發下

了一個新婚姻法，只要男女雙方自願，就可以結婚，爹娘不能作主。」小藍聽得這麼一說，心裏亮了，緊緊地一把抓住了大鎖的手說：「那我們怎麼辦呢？」大鎖說：「不心急，工作要緊，待秋收以後我們再到區上去找區長！」太陽爬上了山崗，只聽得二禿子的鑼聲響了，起床的信號打斷了他倆的談話，各自走上了生產的崗位。

小藍媽自從那天晚上同閨女鬧了以後，又聽到些關於小藍和大鎖的閒話，心裏實在不是味道，一心想將小藍早點嫁過去。小藍的姨母，本是很疼愛小藍的，也希望這個媳婦早過門，老姊妹倆就偷偷地商量好，決定找個好日腳，由小藍媽帶着小藍到姨娘家走親戚，就留下小藍拜堂結婚。小藍真的給他們騙去了。當小藍走進了姨娘家，就被他們監視起來，晚上小藍媽拿來了嫁衣，小藍急了，曉得事不對頭，不知道如何是好，逃吧？怎樣逃呢？她媽催着她穿衣服，小藍想：「好！穿就穿吧！省得你們注意！」嫁衣穿好了，她媽心裏想：「爲啥今天小藍這麼聽話了呢？」誰知小藍另有主意，小藍想到了一條路，就在她穿好了嫁衣的時候，她拿了張草紙走進了茅坑去大便了，她媽同姨娘們都等着她收拾好拜堂呢，那知道小藍已

經翻過了茅坑的矮牆頭逃走了。

小藍的脚上好似上了油，兩步當作一步的跑着，幾袋烟功夫就跑到了區上，區長抬頭一看，便問道：「你是那個莊上的新媳婦，有啥要緊事，跑得滿頭大汗的？」小藍給區長問得臉孔如同紅柿子似的。區長這才笑着說：「是不是登記結婚的呢？」小藍急得說不出話來，過了一會，區長說：「有什麼事，坐下來說吧！」接着小藍坐下來就把她同大鎖和今天的事原原本本的說了一遍，區長問道：「大鎖！是不是你們村裏那位勞動模範啦？」小藍忙說：「正是！」

區長一聽說是這麼一件違犯新婚姻法的事件，馬上就打發通訊員到趙家莊把大鎖和趙村長叫了來，大鎖和村長跨進了大門以後都楞住了：「哎！怎麼小藍已經成了新媳婦了呢？」區長請他倆坐下後，先把事情說了一遍，大鎖心裏的石頭才放下。村長想起了早幾天小藍媽向他說過要把小藍嫁給他姨表哥，接着自言自語地說：「不錯！小藍媽是向我說過這件事。」區長問道：「你怎樣回答的呢？」村長答道：「我說，親上加親，那有什麼不好呢？」區長問道：「小藍願意嗎？」村長答道：「忘記問他了！」區長想了一會兒，又問道：「去年區上發下的新婚姻法，

你們收到了嗎？」村長說：「收是收到了，可惜我一來不識字，二來工作又忙，新婚姻法被我鎖在抽屜裏啦！」這時，區長慢慢地站了起來，走到村長面前說：「同志：這件事情的錯誤，告訴了我們，不學習政策就一定要犯錯誤；不調查研究，粗枝大葉也要犯錯誤。你知道？」村長心裏想：「去年辦冬學，我動員了多少人去學習！可是自己呢？還是扁担長個一字不識！」低着頭後悔的說道：「我這才真正知道了學習的好處！回去一定拿出新婚姻法來，組織全村積極份子學習一番。」區長說：「光積極份子學習還不夠，必須同村支書共同研究一下，在黨的宣傳網裏進行佈置，把它變成家喻戶曉，才能打開老年人的封建腦筋。」村長想通了，站起來說道：「區長！今天你給我上了一課，這比去年冬天我在短訓班裏學習還有收穫！」區長說：「小藍的事情，不僅教育了你，而且大大教育了我，它告訴了我們，區的領導上也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義。讓我們通過這一事件來轉變我們的領導方法吧！」

村長帶着大鎖小藍踏上了勝利的歸途，一鈎明月倒掛在樹梢上，他們的心裏都亮了。

結 婚

八月十五那一天，是海旺與香妮結婚的日子。村幹部以及同海旺香妮要好的青年與婦女們，都忙得團團轉，有的忙着給他們佈置禮堂，有的忙着佈置新房，海旺在禮堂裏招待村幹，香妮在房間裏招待婦女姊妹們，大家都忙得很高興，真是「人逢喜事精神爽。」

海旺穿了一身青布長袍，頭上戴了頂軍帽，濃眉黑眼，又黑又紅的臉蛋上堆滿了笑容。香妮穿的是粉紅色的棉襖，翠綠色的棉褲，頭上戴着一朵大紅花，臉頰顯得格外的紅潤了，細細的眉毛下一雙又大又黑的紫葡萄樣的眼睛，活龍活現的看着人，兩個酒窩兒真是美得可愛。村幹部們與婦女姊妹們一面忙着，一面開着他倆的玩笑，問他倆是怎樣對的象！可是他倆一個不吭氣，只是呵呵的笑着。這時候大家只有着一個心理，等拜堂的時候再鬧吧！

後響兩點鐘，結婚儀式開始了，禮堂上掛着毛主席的像片和兩面國旗。兩旁掛

滿了大紅的幃子，天井裏也搭起紅布棚，四面八方都是紅豔豔的一片新氣象。

在鑼鼓聲中兒童團識字班的秧歌隊扭進了會場，大門外炮竹震天動地的響着，剎時間禮堂裏擠得水洩不通，孩子們爬到窗門上，調皮的孩子們從人縫中鑽到裏面來，人聲響成了一片。

「噓！……」司儀民兵隊長吹響了哨子，好半天才靜了下來，「奏樂」，司儀的話剛一落音，吹鼓手就吹了起來，吹得那樣的輕鬆悅耳。

「向毛主席敬禮。」海旺香妮向着毛主席鞠了一個躬。「向來賓敬禮。」海旺香妮向後轉了個身，向大伙兒鞠了一個躬。「新郎新娘敬禮。」海旺香妮只得臉對臉的低下了頭，接着屋裏屋外響起了一片鼓掌聲，呵呵的笑聲，好呀好的喝采聲，又響了起來，在他倆抬起頭來的時候，兩個人的臉上都紅得如同兩旁掛着的大紅幃子一樣。

敬禮罷了，村長講話，這是個會說會道的老頭子，他一張口便說：「各位兄弟姊妹們，今天是八月十五月正圓的中秋佳節，海旺香妮結了婚。」說到這裏，兒童團長領着孩子們叫起了「八月十五月正圓，海旺香妮結了婚」的口號，村長接着又

說：「海旺香妮是自由對的象，這是新社會的新法子，在舊社會裏男女結婚完全聽媒婆子兩頭欺瞞，兩頭騙錢，花了鈔票，還不知道自己老婆丈夫是個瞎子，癩子，拐子，還是光禿禿的癩子。」說得大家又呵呵的笑起來了。「我們那時候結婚，好像瞎子摸魚，瞎碰瞎碰，碰上個好的倒還吧，碰得不巧，兩口子不對頭，窮嘮叨一輩子。」說到這裏用手向着老頭子老娘兒們堆裏指着道：「你們說對不對呀！」全場哄然大笑了起來，說得新郎新娘也跟着笑了。年青人笑得格外厲害，村長又回過頭來，向着他們說了幾句，「青年男女們，你們將來都要跟海旺香妮兩個人學習，過天我來給你們上課新婚姻法吧！」說得他們很入神，豎着耳朵瞪着眼睛。「記得不要讓媒婆子給你們去對象啦，自個兒好好的去找個頂中意的對象。」這下子說得女孩子羞得向人窠裏鑽，男孩子們也紅了臉，「到談成功的時候，我再來給你們當介紹人。」尖嘴的村長又補充了一句，真說得大家笑破了肚子。

村長剛下了台，下邊就叫着「請新郎新娘報告他們怎樣對的象，好嗎？」「好好！」鼓掌聲又響了起來，新郎被村長請了出來，只看得他從臉上紅到了耳根，好像關公一樣的漲着臉孔。「我們是自由結婚的對象，兩個人願意唄。」說了兩句就

跑了下去，下面又叫新娘香妮講話，香妮臉上也是紅潑潑的，但是說話倒很沉着，他說：「我們婦女找對象要找好勞動的好把手，千萬別找二流子。結婚以後男耕女織，努力生產，才可以過好日子。」這時候兒童團又叫起了口號「找對象要找好勞動，結了婚共同搞生產。」

晚上大家去聽房，聽了半天，沒聽到什麼，海旺香妮在洞房裏訂着生產計劃，兩個人討論，香妮拿着筆一條條的記着。

窮親家

毛頭與秀英真像一個樹枝上長着的兩朵花，全村男女老少沒有一個見了不說頂刮刮，誰都知道他們兩個是自由對的象，新式結的婚，可是偏偏有兩個人反對這件事，說也奇怪，這兩個反對的人，一個是秀英的婆婆，一個是毛頭的丈母。

毛頭的丈母就這麼一個寶貝姑娘，又沒有兒子，尿一把屎一把好容易把秀英這個黃毛丫頭帶大了，老夫妻兩個想給秀英找個有底子的結實人家，指望着了做不動走不動的時候，可以有個依靠。誰知這個不爭氣的丫頭秀英卻愛上了毛頭，毛頭家是個新翻身戶，雖說分到了十多畝田地，可是日子過得很結巴，不是缺吃的就是少穿的。在秀英同毛頭到區裏登記結婚的那天，她娘氣得嘴巴歪着，眉頭皺着，惡聲惡氣的說：「活着不見人，死了不見坟，算我前世欠了你的債，白白養活了 you，往後咱母女倆一刀兩斷。」

秀英的婆婆家裏雖窮，可是個愛擺排場的人，又是個封建頑固的腦袋瓜，他對

毛頭與秀英結婚也同樣反對過，因為秀英家裏也是個新翻身戶，女兒出嫁不能賠上很多紅漆嫁粧，可是毛頭向他娘說：「兒大不由爺，女大不由娘，我們年青人自己的事情，我們自己作主。」氣得他娘半天沒哼一口氣，他娘心裏一天到晚的想着，毛頭秀英結婚是區裏登記結的，沒有三婚六證，也沒有擺席請酒，又沒有諸親六眷到場，更沒有拜過天地，簡直像個跑來的野媳婦。

這一對親家都是翻身戶，在經濟上剛剛翻了身，在思想上還沒有翻過身來，滿腦袋瓜的封建落後思想，娶媳婦要帶來三櫥六櫃的紅漆嫁粧，嫁女兒要嫁個有吃有穿的結實人家。這些封建思想在他們腦袋瓜裏興波作浪，這對他們兩個親家還小，對這雙剛結婚的小夫妻可大了，害得他們兩個在兩親家眼裏變成了兩枝洋釘，特別是秀英好似老鼠過街，到處碰壁，走娘家娘老子默默無言，一點不像是她娘的親骨肉，女兒回家也沒做點小菜，臨走也不多留她住兩天。回到婆家，婆婆也是冷冰冰的，有時候還給小鞋子穿，什麼事情都支使媳婦做，做差點，做得慢點，不是哼聲哼氣的，就是扔磚頭的話，說得秀英心裏不冷不熱，講不出的滋味，做媳婦真是一件難事，幸虧秀英的肚量大，眼光遠，他想年老的人舊腦筋一下轉不過來，日子久

了事情也會想通的，所以婆婆對她再怎麼樣不好，她對婆婆可很好。

毛頭與秀英今年都是二十歲，毛頭年青力壯，筋肉鼓鼓的，渾身都是勁，一二百斤的擔子，挑起來不息肩，一口氣挑到家。秀英呢？也是個好把式，家裏家外，粗的細的，做飯做菜，紡線織布，耕種鋤割，沒有一行不精明。那一個不說秀英和毛頭，是一對生龍活虎的生產能手。

過年的時候，毛頭秀英兩個人訂了一個生產計劃，毛頭保證把田地種好，並且搞好他領導的變工組，秀英也保證發動她領導的婦女小組參加生產，兩個人都挑了戰，又請了村長做評判員，到了秋天，兩個人都得到了生產範模的錦旗，毛頭的變工組做到了及時算賬，經常檢討，創造了生產互助的典型，在全村六個變工組裏起了推動作用。秀英也完成了發動婦女參加生產變工的任務，肩不挑擔手不扶犁的婦女在秀英的再三動員說服，與帶頭參加田野生產的影響下，組織起來了兩個婦女變工組，也獲得了生產模範的稱號。

在生產總結大會上，毛頭秀英小兩口子是全村六個生產模範裏最特色的一對。

兒童團識字班打着鑼鼓扭着秧歌鬧翻了天，毛頭秀英的娘也都趕來了，兩個親家在

會場上碰到了頭，這一次見面，同往常不同了，以往那些冷言冷語聽不到了，冷眼冷臉看不到了，兩個老娘兒們都是有着滿肚子話要說，但不知道從什麼地方說起，這股熱乎勁兒從來沒有見到過一次，毛頭的娘一把抓住秀英娘的手，拖她坐到自己那條板凳上去了。會議在爆竹聲中開始了，村長在總結生產報告中說：「我們今年大生產運動中，搞好了六個變工組，兩個婦女變工組，在偉大的運動中培養了六個生產模範，毛頭秀英是我們全村刮刮老叫的一對生產模範。」說到這裏兩個親家母都抿着嘴笑了，接着就請生產模範講話，台上一排坐着六個人，個個胸前都掛着一朵綢子的大紅花，秋風迎面一陣陣的吹來，動蕩着的大紅花顯着格外的耀眼，第一個講話的就是秀英，當秀英從坐位上走到桌子面前講話的時候，毛頭的娘秀英的娘都不約而同的裂開嘴巴笑了，一個說：「這是我的好媳婦。」一個說：「這是我的好女兒。」

懶婆婆

玉貞與二鎖結婚了一年多啊！在這一年多當中玉貞的婆婆越變越懶，越變越像個二流子了。

他們兩個可真是一對恩愛夫妻，玉貞能唱一嘴山歌，二鎖是滿肚子的栽秧號子；二鎖有一手好莊稼，玉貞也有一手好針線。結婚以後一個在田裏深耕細鋤，一個在家裏紡紗織布；二鎖種田是兩頭不見紅，早晨太陽沒出就下了田，晚上日頭落了山才回家。玉貞紡紗是不分晝夜，白天不織布就紡紗，晚上不用燈可以紡出不粗不細勻勻均均的好紗來。

照理講，玉貞二鎖結婚以後，應該過着快活的日子，可惜多了個封建落後好吃怕做的懶婆婆，弄得家裏長聲短嘆。這是什麼緣故呢？

玉貞的婆婆本來也是個能吃苦又能幹的婦女，自從有了媳婦的那天起突然變了，她天天想年年盼的「一輩傳一輩，婆婆屋裏睡」的日子盼到了，當了將近三十